

畸 人

趙 伯 顏 著



上 海
新 宇 宙 書 店

1 9 2 8

857.7
4920

1010252

复旦大学图书馆



文藝叢書

第一種

畸人

趙伯顏著

上海
新宇宙書店

1928

57616/03



FUDAN JPZ0000064169J 复旦图书馆



那時正是三月尾上，天氣溫和。我因為厭惡柏林的騷擾，當這春風明媚，萬物欣榮的時候，曾到A城去住了些日子。A城是個很小的城池，居民大約只有萬把多人光景。我在一條很僻靜的街上，找了一間房子住下，剛離了繁華的柏林，忽然來到一個很清靜的所在，每天聽不到汽車電車以及各種車馬的喧嚷，眼睛看不見工廠吐黑煙的烟筒。清早起來，到附近的林中散散步，翻讀幾章Heine的詩；白天隨便作幾章新聞通信；晚間煮點清茶，吸點

煙，看看適意的書，或是彈彈琴，把心中的濁氣洗滌了個乾淨。真是與世無爭的一個人獨樂其樂，逍遙自在。

A城住的東方人祇有我一個，初到這個隔世桃源，胸襟爲之一快。但是以曾經滄海，見異思遷的我，久住自然生厭。

在A城的居民差不多都是小資本的經紀人家，他們一天到晚除了麵包貴了一個銅板，牛油多少錢一磅這些問題在他們的腦子裏盤還而外，別的事情差不多都是他們的新聞，喝啤酒時候的談話資料。

我在此地，除了從前有一個胡君曾在此地的造紙工廠實習了幾個月而外，也曾有一個日本人帶着一個柏林女子在此地遊歷了一天，差不多我就是第三個到此地的東方人了。

一個從東方祕密國來的人，自然引起他們莫大的好奇心。我的一舉一動，一言一笑差不多都成

爲他們純樸的腦筋所研究的資料。每逢我到我居處附近的小飯館去吃飯的時候，總有幾個紅酒精鼻子留着蒼黃威廉式鬍子的客人來和我攀談。要求我回答他們對於中國不了解的一些問題，這些問題的內容，無非是留辮子，吃長蟲，女人裹小腳等等。他們並不是有意含着侮辱中國的惡意，頭腦簡單的德國人實在是對於這些事情莫名其妙。

有一次在我吃飯的時候，一個常到這個飯館去喝啤酒的老頭子，手裏拿着一隻酒杯走到我坐的棹邊來和我攀談，我也不得不照例的敷衍。我們的談話自然也是天上地下的亂話。這位先生——我想他一定是國家黨的黨員，至少也是一個表同情於國家主義的。——他談話的語氣，總是帶着德意志超過一切的神氣。

我們談話之中他忽然問起我中國人和日本人外貌的區別，我告訴他說是中國人普通比日本人的身量要高大些，他嬉笑着帶一種輕忽的神氣說

道：

“足下的身量也不見甚高大，同我們德國人比起來要算狠小的了；日本人比中國人還要倏小那成了甚麼東西了！”

他的那種輕視嘲笑的态度使人有些難堪，我也就隨着用一種滑稽的態度答他道：

“可是你要知道，我在中國人中比起來，我的身量要算狠小的了。我們敝國教育部訂的有一種章程，凡是身量小的學生，就派他到小國去；凡是不用功混賬的學生，就派他到混賬的國家去。我的身量又小並且又最不用功最混賬，所以我纔到貴國來。”我說完哈哈大笑。叫堂倌算了賬回家去了。

我初到這個隔世桃源，胸襟爲之一暢，但是以曾經滄海，見異思遷的我，久住自然生厭。起初還可忍耐，慢慢的一天一天又漸入苦境。每逢清夜不眠，過去的種種舊事，紛集腦中，因此又漸漸的勾引起我的不眠症。白天往往覺得太孤寂了。每天

差不多完全在幻想中過生活。在此地住了二十多天，我感覺到我一個人太寂寞，生活太單調，太無聊了！這顆方寸的心，彷彿是斷線的風箏，飄飄忽忽的。一天到晚幹這樣也不好，作那樣也不好。讀書也沒有趣味，有時簡直讀了下半節，忘了上半節。晚間睡覺也睡不安穩。我暗想這樣不好，在此地住下去，恐怕要引起我的神經衰弱。去罷！還是回到柏林去罷！柏林雖是污濁，但是有許多相識的同國人，時常見面，有說有笑，還可開開心。離羣索居，未免竟是自尋煩惱。到了月底，我就通知了房東要搬走，收拾行李，坐火車仍回柏林。

到了柏林，見繁華的都會，依然如舊，一般四層樓的房子，仍是一般高，見了許多相識，別後經月，他們都依舊無恙。吃飯的仍舊是每天照例吃飯，上課的仍然是每天上課。胖的還是那麼胖，瘦的也沒有長肉。C君還是吃了睡，睡了再吃。晚上回家，夜深人靜，街頭暗處，人家大門口，還是照舊

可以看見一對對的男女立着，喁喁私語。

我因為暫時沒有找着房子，所以暫時到熟朋友張君家去歇一夜。行李存在車站，等房子找好了再搬。我隻身跑到張君家，進了他的房子，祇見黑壓壓坐滿了一桌子的熟人，大家見我進來，一齊向我寒暄了幾句。有的又笑向我道：

“你這位離羣索居，潔身自好的高士，為什麼回來得這樣快？”

“鄉下是太寂寞了啊！”

“我說他在那裏住不長，你們不信。現在如何？是不是果不出吾之所料，他已經回來了？”

他們七嘴八舌，面帶嘲笑，語意含着譏刺，你一句他一句的亂說。我也無話可答，紅着臉聽憑他們議論。過一會兒，我搭訕的笑道：

“我們還是打Bridge玩罷！”（註一）

“吃了飯再打罷！現在肚子餓了！”

放蕩的生居，過了些日子，心裏不覺發慌。暗

想：這絕不是作人應走的大路！我非趕急另外想法子不可！仍然回到A城去罷，那裏清靜好讀書。不行，那裏太寂寞了，不是安樂窩。那麼，仍然是隨波浮沉罷！不成！照那樣幹，簡直不是人的生活！那是豬的生活！那麼，不作人罷！仍然回到我的來處去罷！‘遁世！’‘捨身！’那都是弱者的行爲！我絕不承認我是一個弱者！然而我却不是連‘遁世捨身’那點勇氣都沒有！我想我一定是還沒有找着人生的大路。我相信在這人生的大路上是沒有荆棘的，夾道都是鮮艷的桃花，有使人沉醉的春風，有步步引人入勝的美景。仙女們在虛空中奏着幽揚的仙樂，使行路的人們忘去疲勞。我相信我有希望找着這條大路的可能，現在雖是在徘徊歧路，但我絕不願糊糊塗塗的去走那‘終南捷徑’去‘遁世’‘捨身。’我也絕不因爲茫無所從，老找不着這條大路而自餒！所以我幾次取出我的手槍來摩莎了幾番，結果仍然放在原來的抽斗內。

註一： Bridge 是一種英國式的紙牌鬪法。

二

P君住在柏林的近郊N村，那裏風景很好，三面都是潮水環繞着。有一天他約我去訪他。我閑談了一陣；我就請他替我留心看附近有房子出租沒有？因為我很喜歡這個地方，打算搬到此地來住。事有湊巧，恰好P君下月正要搬家，因為他嫌這個地方離柏林太遠，每天坐火車上課，很不方便。要是這樣一來，我就可以等他搬走之後，去繼續住他的房子。商量着就去會會房東老太婆，同她談起這件事。老太婆很和氣，聽說我下月搬來住，他很高興。又請我吃了午食茶，到了七點多鐘，纔辭了他們回柏林。

到了六月初，P君果然搬了，於是我就搬到N村住下了。從N村坐火車到柏林去上課，要費一個多鐘頭，往返要糟塌兩點鐘的工夫。好在我的時間於我並不算十分寶貴，糟塌一兩個鐘頭算得甚麼？

七月初就放暑假，每天可以不必進城，就在這裏消夏也使得。

這一天清晨，我早上八點鐘有課，起了個絕早，穿好衣服，梳洗完了，吃了幾個小麵包權當早點，夾起書包出門去上課。走到車站，左邊路上來了一個年輕姑娘，跟着我進了車站，火車還沒有來，我坐在月臺邊板櫈上等車，一方面偷眼看她。她年紀也不過十六七歲，金黃的頭髮，飄在頸後，兩頰紅潤，像蘋果一般，兩片小嘴唇，嫣紅欲滴。戴一頂白帽，穿着翠綠色的衣裙，兩隻手臂，像粉藕一般。我儘着偷瞧她，不提防她一回頭，正和我打了一個照面。她見我釘着眼望她，不好意思，臉上一紅，低頭轉身望別處去了。我也不好意思，立起身來，走到月臺邊望望看車來了沒有。

一時火車來了，大家都忙着上車的上車，下車的下車。我上車一看人太多了，要想找一個坐位都沒有。再走隔壁的廂裏去看，還是沒有空位。却一

眼見隨我進車站的那個女子坐在靠窗的坐位上，我不由得立着腳，倚門站着，假裝看牆上釘的地圖，一面偷眼去看她。她把書包放在懷裏，側着身望窗外道旁的風景。我目不轉睛的癡癡偷看她，忽然車停着，已是到G站了。她立起身來下車，不留心書包沒有拿穩，掉了下來，正落在我的腳邊。我連忙替她拾起交給她，她微微一笑，向我點頭道謝。——她這一笑把我臉上笑得發燒起來。——我忙脫了帽子回禮，又替她開了車門，請她下車。過一會兒車又開了，出了站臺，我還遠遠望見她珊珊的背影。

在學校裏遇見舊同學金君，談了一陣，我告訴他我搬了家，現在住在N村某街某號。並且告訴他說附近的風景很好。他聽見高興極了，當天下午下課就拉着我要到我家去玩。

我們一同到湖邊去散步，一路說着話，不覺來到湖畔的森林中。下午的太陽，像火球一般，天氣

很熱，大家雖是慢慢的走，也熱得頭暈眼花。進了樹林，找一根老樹根坐下。遍地濃陰，涼風吹得人骨髓都要酥了。穿過樹林，可以望見一片汪洋的湖水，日光照着水面，反射過一片銀光來。四圍的空氣，非常岑寂，萬物都彷彿是在睡中覺一樣。遠遠只聽見啄木鳥啄得枯樹枝子脫脫地響。陣陣清風吹來，樹葉相擊，遙聞如波濤澎湃，自遠而近。我坐在樹根上，涼風吹得偏身舒爽；正望着湖發呆，忽然金君推我一把，我一回頭，他用手指着，叫我看那邊一株樹枝上有個松鼠兒坐着吃菓子，牠蹲在樹枝上，兩隻前爪捧着菓子祇顧吃。豎起翎毛一般美的尾，左右擺動，表示牠現時得意的心情。我用口向牠吹哨，牠拿眼斜瞟着我們，也不理會，仍然吃牠的菓子。金君拾起一塊小石頭，嗖的一聲照着牠打去，嘍的一聲，正打在樹枝上，牠嚇得連忙丟下菓子，翻身一跳，像飛鳥一般，早跳到那邊一株樹上，三跳兩跳就不見了。

我們坐了一回，金君高興想起要去泛舟遊湖。一齊去划了一陣船，都燥熱起來。大家脫了衣服，跳下水去遊了一番。

回家的時候，大家都倦。吃完了飯，金君就不能動了，懶得回去，那天晚上他在就我家裏住下。

三

快放暑假了。有一天早上，我接到由金君來的一張明信片，說他打算在七月初也搬到N村來消暑。囑我替他代為留心找房子。

下午我到車站旁邊，有個專管介紹房子的老太婆家去問，看有合宜的房子出租沒有。她告訴我在這附近離車站不遠在馬爾興先生家裏一間房子出租，聽說租錢也不貴，房子很好。當天晚上，我就寫了一張明信片告訴金君，叫他自己親來看房子。

過了幾天他果然來了。我們一齊到馬爾興先生家去看房子。馬爾興的家是一所小巧精緻一樓一底的房子。周圍是一溜短鐵柵欄圍着，房子前面

是一個小小的庭園。一片青草坪，中間種了些玫瑰和各色的草花。靠窗有幾株楓樹，樹下密密栽着些丁香花，楓樹蔭下，放了一張藤棹，幾張藤椅。旁邊還立着一張畫架，張着一張未畫完的畫布。畫架背後，立着一把畫傘。我們拉了門鈴，等了一回，嗤的一聲，柵欄的門就自動的開了。順着碎石鋪的路進去，到了大門，有一個五十多歲的半老婦人在大門口迎着。我們告訴她我們的來意。她很和藹的引我們進去。左邊一溜是廚房和浴室及房東的住房。右邊兩間房子一間是食堂，一間隔大間的是客廳。樓上兩間屋子是出租的。一間有露臺的屋子，是書房，旁邊一間是寢室。書房向南一個窗戶，一個門通露臺。光線很好。窗外有兩株楓樹，露臺的邊沿滿種着各色草花。房子很乾淨，傢具陳設都非常講究。我們同引我們進來的那位婦人談起，方知道她就是馬爾興夫人。她的丈夫在城裏作事，每天總是早出晚歸，除了星期是沒有閑的。馬爾興夫人很和

藹可親，但是她誤當我們是日本人。我們告訴她說我們不是，並且問她家裏還有甚麼人？有小孩子沒有？租錢多少？客人可以在家裏吃飯麼？她說她家裏除開她丈夫而外，還有兩個十幾歲的女孩子，一個下女，其外沒有別人。租錢每月電燈雜費一齊要一百馬克，假如客人願意在家裏吃飯，隨客人的意思要什麼都可以叫下女去買。並且她還說很願意同我們中國人往來，所以租錢算的特別便宜。金君見這位主婦這樣和氣，並且房子也合宜，價錢也公道，心裏十分滿意。當下就交了定錢，講定在七月初搬來住。馬爾與夫人也很高興，就領我們到客廳裏談談。她問了我們許多東方的風土人情，我們一一都回答了她。正談之間，忽聽門外有個清脆的聲音叫了一聲“媽！大姐姐那兒去了？”馬爾與夫人趕急叫道：

“梅蓉！快進來罷？快來見見遠客！”

忽的一下門開了，一個美麗活潑的小姑娘跑

了進來。我一見駭了一跳，心裏突突的跳個不住。心裏暗想：“啊！原來她就住在這兒啊！”

“這位是中國的金先生。”馬爾興夫人對她說。她伸出那隻粉藕一般雪白的胳膊，細膩的小手來同金君握手。馬爾興夫人道：

“這是我二女兒，她的名字叫梅蓉。”說着又指着我道：

“這位是鄭先生。”

她也同我握了手，笑着指我對她母親道：

“媽媽！這位先生我認識他！我們同坐過火車到城裏去呢！”

馬爾興夫人指着金君對她道：

“這位金先生，下月就要搬到我們家來住。”

她笑着對金君打量了一番，點頭道：

“好極了！歡迎！”說着又扭過頭去問她母親道：

“媽媽！你知道大姐姐那兒去了嗎？今天我要